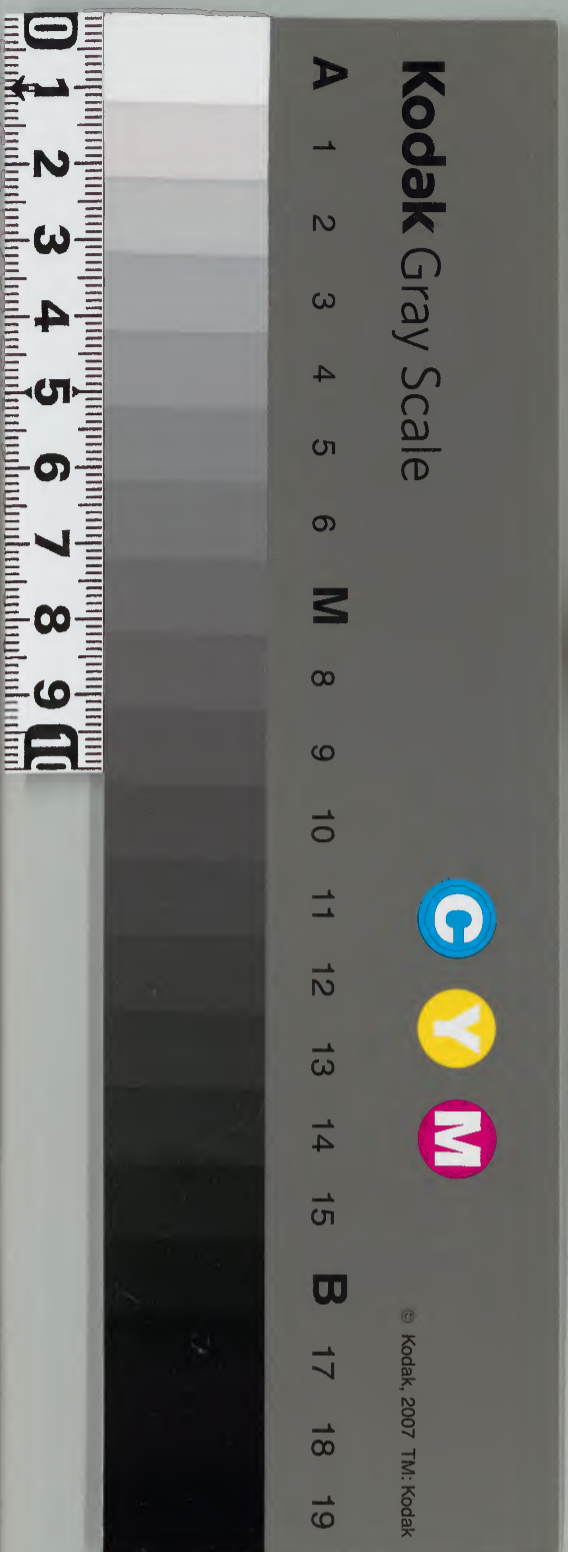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十八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 20 )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六

淺草文庫

書陸陳辨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附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  
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  
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况暮而  
神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  
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  
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

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  
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  
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  
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  
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  
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  
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  
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  
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又矣  
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

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  
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  
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  
去几筵或遷稍近廣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  
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  
以爲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  
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  
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

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

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會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

六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酈郇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附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穆主附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

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

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  
之幸怒狂妄

答陸二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  
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它門戶却  
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  
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  
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  
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  
忍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

知却元來未到它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  
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  
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  
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  
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  
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  
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  
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

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  
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  
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  
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  
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  
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  
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  
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

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  
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  
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  
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存也若果如  
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  
何足以破人之桔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  
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  
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  
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

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而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後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

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善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



膠固片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  
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烹  
本說回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  
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  
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  
辨也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  
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  
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  
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  
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

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  
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  
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  
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  
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  
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  
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  
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  
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  
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

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  
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  
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  
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  
何

答陸子美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  
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敘不能盡  
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  
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  
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  
回首之嘆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  
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  
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  
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  
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  
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  
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  
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  
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若口恐未必以  
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礮否道  
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  
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慮  
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  
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  
甚一日恐終非能以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

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  
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丁未五月二日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後四來所以及人者  
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  
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  
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  
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  
爲說乖戾狼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它  
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

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  
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  
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  
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  
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  
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六須自家見得平正深  
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  
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

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  
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  
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  
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烹頌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  
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  
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  
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  
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員兄令子姪眷集

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  
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  
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  
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  
門竊慮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  
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志敢不承教  
所謂言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  
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  
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  
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

是非不趨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  
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  
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  
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  
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  
任宵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  
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  
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

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  
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  
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  
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  
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  
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  
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縉於三者之內者  
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  
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  
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

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  
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  
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  
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  
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  
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  
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  
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  
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

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

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仁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

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  
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  
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  
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  
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  
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  
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  
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  
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  
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

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  
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  
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  
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  
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  
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  
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  
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  
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  
習谷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  
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  
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  
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  
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  
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  
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  
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

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  
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  
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  
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  
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  
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

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  
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  
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  
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  
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  
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  
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為責恐亦不肯如  
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

唐本真  
亦其

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  
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  
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  
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

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絲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

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 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它入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

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  
字上輕而下重蓋日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  
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  
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  
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  
來書未能無  
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  
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日凡有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  
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

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  
日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  
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  
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素便見愚言  
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  
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  
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  
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  
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

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矣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

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其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

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

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  
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  
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會謂不尚空言專務事  
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  
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  
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  
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  
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

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  
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  
實租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  
神其妄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  
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  
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  
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

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據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一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

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回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且今以龕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



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今默封納先欲作書

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不知來喻何故乃爾

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

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語

但云是弟兄可付今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

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

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

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

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

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

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

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

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

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

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

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

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

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子貢  
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  
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  
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  
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  
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  
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  
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

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  
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  
薰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  
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口未  
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  
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  
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  
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  
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濂添此

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  
試思之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  
未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  
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  
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  
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  
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  
兄不敢遽奉問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

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  
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勢來陳叔達說有韓公  
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惠奉偉論  
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  
顧勢須秋涼乃可為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  
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旦勢已成三日前猶蒸  
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  
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

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云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六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非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竇人得錢守比之它郡事體殊不同它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問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

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它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乎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它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為正當此文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為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

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喻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為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為文六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纏得小屋三數間可以遊息春間嘗一到留山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歛旦暮萬狀信非入境也嘗有數小詩為賦者亦多薄冗無人為之役便常寄二水夢語韓文亦許為作記文也此生本不為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為廢片自初心而言則可謂是也我而矣承許見

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以聽而論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克俯就鄉里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漠之淵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說但頃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搜剔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臆探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

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

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  
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  
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  
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  
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  
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  
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  
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  
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

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  
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妄敢盡布其腹心雖不  
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洵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  
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  
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  
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  
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况如何所

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  
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  
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  
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  
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它人所及試一思愚言  
不可以為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  
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  
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

專人在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  
足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畝  
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  
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  
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  
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  
投之空山蕪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  
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濡衷以老兄之高明  
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  
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



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  
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  
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  
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  
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  
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  
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者雖貫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  
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  
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

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  
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  
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  
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  
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一若以其能建  
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  
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蓋其詭  
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  
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難或不無小  
廉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

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  
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  
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於滅它不得耳  
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它耶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  
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  
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  
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  
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  
公綽齊季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

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蔡伯恭文亦疑二公何  
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  
說託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  
書力辨其說然漢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  
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  
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  
挂齒可同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  
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當得氣力  
為漢唐分跡即更脫灑磊落瓦季孔霍張則吾  
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

大字甚奇不鄙但尋常不以為奇觀寫文字不  
欲破例此亦拘需當慾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  
却為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尚一有助於  
積累涵養粹而益背之功耳問嘗到會稽曾遊  
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意思不能深遠  
也武夷亦不至甚好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  
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  
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  
可往來每以為念耳

答陳同甫

入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  
并集且聞葑洽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  
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  
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  
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  
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  
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  
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今  
人歎息所惜不會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  
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

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  
下而復道之今以附納幸為致之觀其議論亦  
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  
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  
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它  
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  
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  
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  
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  
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  
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  
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  
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  
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  
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  
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  
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

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  
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  
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  
賴以至今其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  
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  
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  
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  
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  
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  
而其所以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

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  
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  
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  
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  
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  
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  
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  
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  
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

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

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

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  
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  
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  
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  
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  
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  
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  
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  
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

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  
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示嘗已而  
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  
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  
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  
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  
亡而人之所以存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  
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  
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  
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

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

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堯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二个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  
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  
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  
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  
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  
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  
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今一時功  
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  
人私侍其父其它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

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  
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  
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  
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  
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  
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  
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  
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  
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眩棄  
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

正如攪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壞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

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饒饒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為巨

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  
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  
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  
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  
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  
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  
資羨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  
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  
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  
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

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  
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  
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  
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  
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  
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  
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  
有豪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  
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  
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

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  
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  
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  
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  
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  
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  
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  
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  
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

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後則鐵而已矣夫  
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  
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  
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  
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  
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  
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  
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  
矣今日許好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  
以爲筮籙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

甚矣來喻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  
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  
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  
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  
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  
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  
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  
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  
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

言粗率不容持擢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  
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  
不待其詞之悉矣何文慕文筆勢奇逸二復歎  
息不能已說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  
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  
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  
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  
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以能  
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  
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

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入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

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悵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味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兩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効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以爲世上人矣來喻哀

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諉其首末蓋神  
思之衰落如此况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  
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  
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  
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  
夫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  
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  
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  
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  
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

也公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歛退就新  
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  
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  
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  
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  
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貌  
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貌其巍巍然者耳  
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  
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

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禁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行語道得老心意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為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

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換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為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為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



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  
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  
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  
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  
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  
故决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决之故其繇  
曰揚于王庭字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叩戎利有  
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字號利  
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  
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

與大者爲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  
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  
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  
則又非區區所敢問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  
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究  
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  
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  
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  
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今是乃所  
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或佛者

承報  
神  
本久止

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  
社子美亦云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  
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又止速  
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它人之所  
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  
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  
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况感認不  
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

每辱已存於心過為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  
去之也此日秋陰伏惟萬福其既老而病  
無復強健之望此約交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  
如舊日少意旬月未可死三新詞更讀盡風  
物好處但未知常程耳政典奇過是問是別進  
御與心之御相六三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  
下一轉語耳之足志大守留勇過終古怡然之  
論無復交評今日始於後生兼中品一口氣蓋  
未足為可賀然出處三向此權與心不碌碌  
則異時亦亦可卜矣但亦書諸論無忘頗未

盡曉其云無動行以示易示知今欲如何其動  
如何其為此其一二處必有成現現天得照其詳  
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定不同是亦所未諭者如  
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  
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藉以者又有虛實大小  
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  
好者皆實皆人而又久遠者不自吾身推之則  
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  
皆為己日不可之病禍矣蓋備身事若初非二  
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服藏平

唐本可  
作好

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  
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  
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  
未得款吻盡所懷耳此中入夏不雨早稻多損  
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  
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來價低平且爾  
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  
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它時相  
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文  
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入還姑此為報未即

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六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七

書 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文文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  
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  
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  
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  
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  
可到今想視事又矣官居廩食之况不敢問物  
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胷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

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文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渭南，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秦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問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文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

當念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以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共父數相見，否迎侍乍到，不知爲況。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文文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耘收熟，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買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蓋

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爲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  
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  
保重行奮壯猷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文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  
達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月前拜省  
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  
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  
惟尊候動止萬幅熹奉親養疾幸安田里不敢  
上勤紀錄但里中秋來闕雨此數日來晚稻秀

而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  
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今爲處葬禮一  
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  
求正於文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  
請教倦甚拜書不他評范家事於其父書中言  
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  
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  
其家已目元履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  
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文平日教誨之德不敢  
忘耳得文文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

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  
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歛所不能免聞汾江海州  
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  
相加而坐受弊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  
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  
慨洒滂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  
見共父家兵士說文文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  
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  
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烹蒿謂天下形勢如前所  
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

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  
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  
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  
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  
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  
及熅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  
足利矣不審文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  
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  
拜侍間伏乞保重以候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  
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等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文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

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文名伺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又矣李文獨深得其間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慈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



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  
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可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  
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  
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  
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  
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  
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  
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  
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  
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

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  
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  
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  
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  
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  
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按其所以爲忠恕  
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  
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  
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  
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

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  
上無非極致益旣曰一貫則無小人之殊故也  
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  
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  
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  
間二三子知之亦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  
爲無形以日用忘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  
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  
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  
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

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  
疑亦望早賜鑄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  
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  
厚感慰不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  
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  
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兔山  
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文來歸朝夕有就正  
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

爲武杯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  
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  
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  
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  
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  
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語已矣  
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  
聖、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  
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

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  
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  
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  
皆處極會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亦  
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  
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  
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  
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  
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  
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鑄曉使得所  
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  
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  
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  
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文還朝陛對副本讀  
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  
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效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  
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  
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  
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素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  
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  
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  
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  
并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荅可否示下  
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  
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盡  
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朱子大全卷三十一

九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  
五哥獄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  
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  
之且聞尊意欲爲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  
則竊以爲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却  
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  
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  
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  
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  
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已下可以凌

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  
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  
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  
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  
過惡意以爲平父可且今參部受簿尉之屬乃  
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爲營一稍在人  
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  
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  
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  
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  
得舍人兄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  
問之必以為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  
禮于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  
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  
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  
然爵也齒也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  
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

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  
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  
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之二者之尊焉則通  
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  
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盖不可解矣恭惟明公  
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遠印綬而遠處于家自天  
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一言無其位與年  
固非錫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亦嘗以是而  
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  
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

莫不竊慕下風之益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  
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  
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於常以以至待人接  
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  
心是以常竊自卑以為安得輒交望見明公之  
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  
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  
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  
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以附人第子之列而不孤  
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社之深不自知

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冀  
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地者學不知方而過不  
自料妄以為國家正法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  
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  
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添乎人焉是以聞天  
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  
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憂及其人也或得見之或  
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

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  
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  
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  
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  
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  
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  
易其賢賢之心變其憂世之心然亦竊自笑其  
前日所求於人之望而所以自得者反輕如孟  
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  
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

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  
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  
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其在館  
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  
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  
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益無  
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人而世俗所謂



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讓  
之真能使人胷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古  
人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  
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  
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  
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  
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  
近甸而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  
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  
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

也不意廣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  
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  
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  
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  
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  
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  
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烹之  
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  
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  
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

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眈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改廣大矣必

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

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  
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  
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  
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  
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  
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侅相爲  
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一本作與陳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  
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

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  
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  
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  
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  
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  
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  
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溥極乎光大耳然彼  
賢者其明旣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旣足以遵  
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  
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

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談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誣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派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

曉此此可恠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濃遠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會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字以與謝

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  
序改泐為沂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  
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  
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  
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而反失事實害  
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為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  
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  
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  
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

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  
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  
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  
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  
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  
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  
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  
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  
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

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  
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  
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  
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已  
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  
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  
之薄也今豈可泐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  
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  
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  
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

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旣得以一時已見改易  
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  
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節子  
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  
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  
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  
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會依得文定本耳似  
此之類恐是全不會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  
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  
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

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  
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  
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  
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  
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  
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  
叔之子胡氏編語殺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  
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  
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  
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

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  
間舛誤與且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  
遵之而不整以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  
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  
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  
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  
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  
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  
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  
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



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誓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

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與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盍不翅飢渴之於菑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僣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歛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彈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旣不用

切勿毀棄千萬盡為收拾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

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

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  
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  
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  
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  
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毫釐之間便是  
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  
夫內修有治本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  
然後為之而為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  
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

可以蓄可以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  
其機而固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始為純正之論  
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  
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  
兵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  
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  
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  
為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

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  
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為例而  
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  
有理但明道之為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  
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  
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  
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  
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不然  
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  
則直用幘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  
本緋衣也但太不近  
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

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  
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  
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  
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  
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  
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

事之日益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  
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擊之  
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  
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  
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  
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  
至多且高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  
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  
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  
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

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  
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  
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  
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  
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  
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  
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  
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  
之士先以訛訛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  
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

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  
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  
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  
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  
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擯大  
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  
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  
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  
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  
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  
矣

答韓無咎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  
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  
而不可以治世常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  
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  
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  
爲如何和靖兩書皆嘗見之其慎於傳疑之意  
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

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按經爲斷  
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  
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  
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  
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  
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  
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  
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  
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

凡和靜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  
靜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  
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  
而深恣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  
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  
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  
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  
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  
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  
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竊聞學政一新多亡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考攷為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

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矣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為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



吾心矣蘇氏之學以確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  
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  
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  
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  
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  
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李  
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  
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  
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旣焉信而後能  
好學也今此於旣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  
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  
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旣學之後而又信  
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  
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

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儼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懼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情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

陶潛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極有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  
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  
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口民  
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  
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  
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不  
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  
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  
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  
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

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  
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  
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就抵冒而復  
縱舍之也夫旣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  
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  
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待之爲克而姦民之  
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巨直  
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曰合此法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亦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

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

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

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

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

此一係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於典刑者特大明過之大入於典曰怙終賊刑者怙

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

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

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

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  
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  
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  
攸嘗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  
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  
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  
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  
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  
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  
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  
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

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慝而反忍於銜  
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  
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  
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弭教禁民  
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  
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  
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宋陳群  
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  
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

正集考求前比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會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爲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  
若可添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  
之後孟爲第七祭爲第八而逸贊以後篇數至  
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  
乃以社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逸贊以後  
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  
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  
別  
換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  
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

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  
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  
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表

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  
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蕭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  
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  
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欬然忘  
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  
書經說閑看踈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

差勝矣綱目不敢動著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揚旌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

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李涪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其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為無人雖真偽相半然亦且



得勸勉獎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歛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完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

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光延之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葬者雖異而其為事葬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葬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栗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即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郤子之登必有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

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為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山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為聖人之中卓却是出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着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

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  
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  
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  
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  
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  
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  
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  
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  
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楊氏

此章不逝之說亦猶解中庸說  
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  
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  
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  
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  
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  
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  
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  
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其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恣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

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得汪文端明示以執事所辦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文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

尚俟異時還家別圖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  
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一記各納  
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  
不棄

與郭冲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  
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爲  
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  
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

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劫者左右兩揲之餘也  
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  
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劫指間也謂四揲左手  
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  
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劫則五  
歲之間凡再闔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  
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  
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

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  
故謂之少奇陽體負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  
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  
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一而爲六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  
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  
奇積二二一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  
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  
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其法

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  
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  
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  
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  
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  
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  
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  
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  
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扚共爲三變

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  
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物乃成三變三變然  
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  
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  
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  
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  
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  
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

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  
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  
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  
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舍九二舍八三舍  
七四舍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  
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  
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  
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  
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  
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

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  
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  
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  
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二而  
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  
則為二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  
巽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  
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坤康節先天  
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

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  
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  
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  
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  
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  
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  
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  
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  
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



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口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

疆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

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為學以不動心為始熹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 迥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懃懇并劉掾  
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  
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  
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度漢志別  
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負分方分之差亦甚詳  
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  
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  
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  
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  
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

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  
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田賦阡陌二語并  
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  
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  
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爲陌者皆爲阡  
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  
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  
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  
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  
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

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  
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  
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自而不當  
从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  
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  
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并踰制  
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什伯  
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却望終  
賜誨示幸甚

答程可久

自一本作

熹嘗承寵示公劄論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  
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  
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  
製造祭器時未進頒降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  
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  
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  
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採世之心得早拜  
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

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  
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  
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  
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  
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  
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  
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  
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  
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  
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鄙意  
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  
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爲乾坤初二  
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  
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  
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  
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  
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爲次蓋  
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爲二  
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

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考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文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爲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雖如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二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爲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撰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益筮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

日以益甚但有散爲流庸聚爲盜賊兩事耳廣  
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  
懶開口奈何奈何黃齋賢韻語用心甚苦諸圖  
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  
晚生淺學何足爲重三復長者之言爲之慨歎  
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  
異言蠶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  
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

不得以聖賢爲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  
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  
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  
也

答程可久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  
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而不可必  
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爲在已而可以無不如  
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  
胸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投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鑄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爲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爲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邪世路險巇人情不可

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閔况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一力請析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既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

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  
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指意其間假以數年  
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 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  
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  
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  
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  
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

之一也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  
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  
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  
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扚  
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  
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  
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  
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

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一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

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其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  
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  
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  
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  
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  
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  
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  
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  
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  
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

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一辟卦  
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  
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  
雄太元次第乃是今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  
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四卦耳諸家於  
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許翰始  
正其誤至立躋羸一贊則以正七百二十九贊  
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  
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謬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扚之處又云合於掛扚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扚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

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二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

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之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

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北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考明耳聞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

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祕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奧博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搖兀神思昏憤未容盡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容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爭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

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庶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一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

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  
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  
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  
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  
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  
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  
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  
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  
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  
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

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  
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人以公論之及嘗  
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  
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豈悌博雅  
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兩制善近寄印本  
及所刻范伯憲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  
伏幸視至他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  
多事留此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稟且說別尋  
便拜啓次

答陳體仁



蒙別經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緝以窺一二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詠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

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並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夫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

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  
之所謹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  
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  
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  
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  
乎此然後詩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  
耳有舜文才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  
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  
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  
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

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  
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  
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  
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  
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  
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  
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  
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履

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  
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  
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  
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  
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  
但既云條似紳而加闊即與今之匾條相似不  
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  
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却

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之說  
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無疑  
顧恨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  
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恩寬其  
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  
辭道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今得官資皆未放  
行義難先受不免中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  
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爲矯激也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七

考異

當某陷於十二

陷一作附

始知其誤

知一作正

